

落葉終歸根

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 高肇亨

你本是大地的韌草，土地的根，你徜徉在大自然的擁抱裡。

白色巨塔鎖的住你的身軀，卻關不住你自由的靈魂。

如今你已歸去，在家中，在田野中。

自由自在的，躍動在滿是土根的草地之中。

初見—急診室

才和急診的老師討論完畢今天的學習目標，我就看到診間來了一位爺爺。這位爺爺一直嚷著要回家，像是小孩被媽媽帶到學校一樣。在爺爺旁邊的奶奶則是很有耐心的聽爺爺抱怨，然後很理智的跟看診的醫師說明病況。趁著爺爺在病床上休息，等待電腦斷層的檢查空檔，我和見習夥伴一起幫爺爺做了身體檢查，確認病人右上腹特別脹痛。老師問我們的想法是甚麼？我的想法是肝膽方面的問題，可能那附近長了些腫瘤，或是膽汁阻塞之類的。不過爺爺看起來滿直爽的，臉色也不錯，充滿土根性的正向能量，因此第一印象不會覺得爺爺得了癌症。不過老師卻覺得爺爺的臉和表情透露出「癌症」的可能性，等電腦斷層做完結果就知曉了。我回想檢查爺爺的一些細節，有氣無力，右腹部疼痛一段時間，心中也湧出一股特別的預知感，總覺得病情不太單純，感覺爺爺需要更進一步的治療。

急診室人來人往，醫療人員都是用床位號碼來溝通、記憶，許多病人的名字只是拿來確認身分用，並不會特別記住病人的名字。畢

竟，病人真的太多了…然而我卻對病人的名字很有印象。古曰：「餘音繞樑，三日不絕於耳」，也許就是這般意境吧，雖然不是很好聽，但是這名字對我來說感覺很重要。所以時不時就會去察看一下爺爺，問問狀況。

不出意料，爺爺肝臟右葉早已被腫瘤大軍踏遍，在肝臟腫瘤治療指引的分類中，算是非常不妙的情況。在急診老師的建議下，家屬願意讓爺爺住院接受進一步的檢查及治療，然而爺爺卻遲遲不肯答應。當下我有點困惑…爺爺在病床上就如同一匹瀕死無力的駿馬，治療出院後說不定又是一條好漢子！為什麼爺爺病情這麼嚴重卻不願意住院治療？後來，我坐下來和爺爺慢慢地聊，爺爺很自豪地說：「37年沒看過醫師，住過院，所以我才不要住院呢！我很健康的，吃個藥應該就好了吧！如果吃藥不會好，要開刀甚麼的，我寧可回家種田去，我才不要躺在醫院床上呢！反正人總是會走的，太複雜治不好，就算了吧！我真的37年沒住過院了，我也不想住。」我這才警覺爺爺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病情，當下直覺自己有些話還不能直接告訴爺爺。過沒幾秒，家屬就拉我到一旁咬耳朵：「爺爺目前還不清楚自己疾病的嚴重程度，我們也不希望讓爺爺太早知道，期盼爺爺能保持直爽的生活態度，還有…願意接受治療。」

不知不覺內科查房的時間要到了，我們準備要離開時，急診老師小結一下今天的觀察與病人狀況，請我們回去查一下肝癌的症狀以及治療指引，以及解釋爺爺的病情及後續建議的

治療方向。和爺爺及家屬道別前，還是鼓勵爺爺要接受治療，才能趕快從病床上好起來，肚子那裏才不會痛，能開開心心、坦坦蕩蕩的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！心裡頭總有一股預視感，覺得會再見到他。

偶遇－整合醫學病房

在等待內科老師查房時，我們會利用時間在護理站準備一下病人的資料，弄清楚病人的狀況，這樣查房的時候才不會一問三不知！但是心中還是放不下在急診遇到的爺爺，同時也在思考：「如果我是那個爺爺，我會不會接受治療？願不願意來住院？」對我們醫療人員來說，爺爺也許就是我們在醫院時光的一個過客，無數的病人來來去去，並不會太在意哪個病人一定要入院，或是一定要出院。然而對爺爺來說，一旦住院，就是消磨人生的一部分在醫院時光。對我們來說，他是十幾個病人中的一個，但是對他來說，我們卻是他唯一的醫師。在醫院病房有個客觀的大原則：門急診病人有病情需要，才會讓他入病房接受進一步的治療，不過好像缺乏一個主觀的原則：家屬同意住院，但是病人不肯，該怎麼辦？想著想著，有點入神，在茫茫腦海中摸索著各種可能情況的時候，內科老師過來拍了拍肩膀說：「來查房囉！今天有個急診入院的新病人，等等要請你們去看看。」

很多同學說跟著查房有時候滿無聊的，像個小跟班一樣在主治醫師旁。不過我卻覺得的確是陪在主治醫師旁，但是我是站在主治醫師的肩膀看整個病人，傾聽老師和病人解釋的口

吻，不懂的地方可以在老師耳朵旁詢問問題。查房有時候也像大發現，看到不同病人的面貌以及病程進展，不一定保證滿載而歸，但是肯定滿有收穫的！尤其是剛好查到新病人的時候，能把自己的見解用在病人身上，再從老師那裏獲得一些病情上的回饋，讓自己能更上一層樓，這樣的感覺真的滿棒的！還有之後自己去訪視病人時，病人和家屬相信你的專業，進而願意和你多講一些狀況時，這種成就感不是考試考100分可以代替的！所以我滿喜歡跟在老師旁邊查房的！

進到尾端病床時，通常也代表整趟查房之旅要畫下句點了，老師說他有點事情，先去忙，這是新病人，先幫他詢問病史。其實這算是我和同伴第一次獨立執行詢問病史的任務，難免有點緊張。進到病房，映入眼簾的是個熟悉的身形，一張疲憊卻目光炯炯的豪爽笑臉。「爺爺，你好，我是高醫師，剛剛在急診有見到你，有沒有比較好一些？」其實當下我有點驚訝，本來以為爺爺會在門診繼續追蹤，認為他很堅持不想住院。詢問結束前，爺爺還是直爽的說：「我37年沒住院了，很不習慣這裡的生活，所以要趕快出院！」

其實爺爺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實際的病情，因為家屬擔心他不願意接受治療，所以委婉地跟爺爺說只是肝臟發炎，住院一陣子就能好轉了！也希望我們醫師能先跟爺爺用輕微的病情解釋過去，讓爺爺有希望，願意接受治療。否則就如同爺爺所說，他真的想揮一揮衣袖離去，不想留在醫院一分一秒。

自此之後，每一天我們都會去看看爺爺，和他閒話家常。他說他平常就很喜歡早起去種種菜，整理他的小田地，在草地中被植物簇擁的感覺很棒，反倒是在都市裏頭會覺得有點煩悶，也許以前是從事輪胎業者，不喜歡看到被汽車填滿的都市。不過每次看他，他醒著的時間越來越短，反而睡覺的時間越來越長，有時候心想也好！能睡總是好的，像個幸福的小孩，雖然是睡在醫院啦…但是睡夢中，總能讓自己的身體回復到最好的階段，讓自己的精神填充到最飽滿。

並肩作戰－病房日記

我曾經問過老師，如果病人不願意住院，但是我們評估他需要住院，這該怎麼辦呢？老師說：「我們要先想想，病人是不是有必要住院，再來是，我們做的這些醫療處置，對病人是不是好的，如果都是，我們才有立場去做。當然，我們不能強迫病人一定要住院啦！病人還是有憲法上的人身自由，我們無從干涉，只能建議病人要住院治療，至於怎麼建議，就是臨床要學習的課題囉！」曾經，我也問過爺爺，是不是在擔心甚麼，或是害怕住院會失去甚麼？爺爺都很淡然的說沒有，只是想要出院，不想躺在醫院裡頭。但是我在他的身上，看到一頭樸實的牛，滿懷期待想要回到他的田園，回歸到屬於他的大地，勤奮的耕耘，讓所有作物的根都能扎實，日後才能繁茂旺盛。

一天一天我聽爺爺說著他的狀況，也慢慢地告訴他需要更進一步的治療，而不只是吃藥跟臥床。每一天的晨曦與夕陽依然交替著，照

映在窗外荏苒的枝葉，爺爺卻是一天比一天還虛弱。炯炯目光逐漸黯淡，空洞的眼神望著天花板，想回家種田對我們來說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但是對爺爺來說，彷彿是一個越來越困難的夢…爺爺也漸漸明瞭自己的肝臟長了一個壞的腫瘤，也就是肝癌。爺爺說：「既然都這樣了，能怎麼辦，還是早點回家好了…」因此也越來越想要放棄治療，他只有一個要求：回家就好，自由自在。

主治醫師仔細地告訴爺爺治療將會分成兩階段栓塞治療，第一階段結束後，可以先回家休養，之後再回來治療，這樣可以有效控制腫瘤。第二階段做完後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！爺爺最後也同意進行栓塞治療。然而，第一階段治療結束後，治療的副作用擊潰了爺爺的身體，一度進到加護病房照護。本來就不適應無聊病房的爺爺，進到加護病房就好像被鎖到角落去，身上的管子如同沉重的枷鎖，壓得他喘不過氣來，唯一的生機就是回家種田，他始終沒有忘記。

然而，醫院的空氣實在令人窒息，有時候我們也會自嘲快暈過去了。在狀況穩定後，轉往普通病房不久後，爺爺便要求自動離院。或許是害怕自己就這樣被困在醫院，不論如何，都要留一口氣回家看看他的土地。在醫院，他只能順從，遵守醫囑，像個被禁足的小孩；在他的田地，他主宰一切，發號施令，他是那裏的主人！雖然起初有點訝異，覺得爺爺是不是放棄自己了…不過後來想想，爺爺住院的目的就是想回家好好種田，如果他能夠回去一陣子

解解心悶，也許對他整體生命長度來說，是一件好事呢！

定期追蹤－意料之外

後續的門診追蹤，覺得爺爺心情變得不錯，但是整體上看起來就是一個字：怪。如同當初在急診第一次見到他的感覺，背後的原因一定要再調查。果然爺爺在隔周的門診追蹤發現抽血數值中：白血球、CRP發炎數值上升，並且在電腦斷層中發現肝臟有一坨黑色的陰影，可能是肝膿瘍長在肝臟栓塞後壞死腫瘤的空腔。因為爺爺有發燒的症狀，老師當下便要求爺爺一定要再住院。也許住院住一陣子怕了，聽到住院爺爺就掉頭離開診間，徒留瞬間無語的小兒子和醫師們…還有…爺爺飄逸瀟灑的身影在寧靜的診間之中。

有點小尷尬的我往窗外看了一下，是夕陽！好久不見的夕陽！也許爺爺就是看到這道夕陽，才出去欣賞的吧。金黃的陽光照耀在綠映盎然的樹葉上，這算是在醫院見到最像家中田的的景色了吧！經過一番討價還價，老師提出：「先由急診入院，這樣排檢查排的也比較快，然後確定好問題，我親自來急診幫忙把肝膿瘍引流掉，就可以回家了！」爺爺最後同意了，不過他要求一天之內要讓他回家。其實面對這樣的病人，我問過老師：「明明還可以治療，而且可以維持生活品質的病人，不願意接受住院治療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老師這樣的解決辦法，倒也讓我學到新的一課，不過這樣真的要在急診很高效率的解決各種問題，還是會辛苦到第一線的急診醫師和老師了！

在忙碌不堪的急診室，病人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時間如流沙一般，又或如洪水一般，一下就唸的過了。看到爺爺的面孔，心中便有一股看到老朋友的暖流般的感動，不過同時也開啟高效率模式，像是早晨趕著到公司的上班族；準時到校應試的高中生，或是教授開始點名，從宿舍奔馳的大學生！趕快把爺爺的病史問好，讓急診醫師學長幫忙安排檢查，同時知會老師，爺爺已經到了。深怕一個環節做錯了，爺爺今天就沒辦法回家而要住院等待了…這是老師對爺爺的承諾，也是我們醫師對爺爺的保證。結果爺爺的檢查報告是肺炎，雖然跟一開始設想的狀況不太一樣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然而，肺炎可能就要住院治療，病情簡單了一點，但是，爺爺會接受嗎？當老師跟家屬解釋的時候，我在旁邊捏了把冷汗，深怕爺爺又要掉頭就走，不願意留下來接受治療，但是當老師和家屬跟爺爺說的時候，爺爺起初是直接否決，不過當聽到只要住三天，好轉後就可以回家的時候，我看到了許久未見的笑容，在爺爺的嘴上綻放，像是一朵向日葵。

住院期間，爺爺跟上次住院了無生機的樣子差了很多，明顯在心情上輕鬆了很多，有「這是我的主場」的氣勢！我的生命由我決定。的確，病人有他的自主權，在不傷害自己的狀況下，我們應該要讓病人決定自己未來要走的路。其實對爺爺來說，他的核心願望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中，在他的田地安心養老，別無所求。如果生病住院，頂多就是接受最初步的治療，如果太複雜太麻煩，爺爺寧願放棄治

療，讓他好好的走。就在病床前思忖同時，老師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這識曾相識的情景又浮現在腦中，心中不免有一種物是人非的滄桑感，雖然在成語上不是這麼使用的，但是心中的感覺就是如此…爺爺三個月前算是被架著來到急診，再來是不情願的入院治療。這一次卻算是自己來急診接受治療，自己同意住進來，不過還是有個要求：短期內要讓他回家，後來折衷後是狀況好，三天後就讓爺爺回家。爺爺在住院期間，看的出他很努力遵守醫囑，讓自己快點康復回歸田園。這三天看爺爺都是掛著笑容的，也有力氣跟我們說他的狀況，最後在簡單的「謝謝」兩字，我們都覺得很開心。有力氣的謝謝從病人嘴中說出，對我們來說就是最棒的禮物，也是最好的回饋！第四天早上，開完晨會，處理完事情後，就趕去要跟爺爺道別，誰也沒料到，爺爺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出院了！歸心似箭，應該說是火箭！

後紀—回歸田野

出院當天我也替爺爺感到開心，等到他的身體狀況穩定後，就可以回來接受第二階段治療，再來就可以規劃未來要走的路了！就這樣過了幾天，日月依舊交替，醫院仍然忙碌，我們還是過著一樣的生活，然而，在爺爺家中卻發生了一件大事，爺爺在睡夢中過世了…起初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愣了一陣子，想說爺爺出院回家的時候，還好好的，而且血液檢查的數值都滿正常的，怎麼會這麼突然？家屬也沒有多說甚麼，僅僅在Line中告知，送到家附近的醫院時，就是到院前心跳停止的狀況，

家屬依照爺爺先前的願望，沒有做太多積極搶救，讓爺爺一路好走。

那幾日，我在急診室，或是在照顧爺爺的整合醫學病房中，總會想到爺爺的容貌及聲音，還是不太相信爺爺已經走了。也許這一切都算是一個好的安排吧！至少爺爺不是在醫院病床上，無助的呻吟到最後一刻，或是用盡力氣就是無法從病床上坐起來的無助感。他在最熟悉的家中，從病懨懨的身軀脫離，回歸他最親近的大自然，庇蔭這片大地，庇佑子孫興旺。

落葉總會歸根，遊子總會回家，本是土地的根，最後深植在家鄉的田園之中。✚

